文人书法家的薪传

——仇高驰书法解读

文/胡正良(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学院研究员)

仇高驰

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。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中国书画艺术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,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,江苏省文联委员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2012年被中国书协授予第五届中国(天津)书法艺术节“全国书法十杰”荣誉称号。2005年被江苏省委宣传部遴选为首批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;2006年、2012年被江苏省文联、江苏省书协先后评为“江苏省优秀书法篆刻家”和“江苏省十大优秀中青年书法家”;2006年被《青少年书法报》“国展精英”评为全国最佳中青年书法家。2010—2011年度书法报·书法海选“兰亭诸子奖”第一名。第四届《书法》“中国书坛中青年百强榜”金奖并以最高票名列榜首。

书法作品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·创作奖、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·佳作奖;第五届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金奖;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;全国第七届楹联书法大展优秀奖;全国第二届篆书展优秀奖;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银奖;第三届“寒亮勒杯”中国书法竞赛金奖等。入展国家级书法篆刻作品展20余次。书法理论专著《解密<泰山刻石>》获第十三届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出版书法篆刻作品集6部;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7篇。

本版书法为仇高驰作品

传统书画论家评书论画,言必称线条笔墨、师承渊源。其实,这是对书画艺术的误读,有画蛇添足、误人子弟之嫌,有千人一面、曲解贽述之憾。一书家、一画家其作品质量之高低,往往不取决于这些表象而肤浅的东西,它与作品所承载的哲学思想、所注入的文化含量、所追求的审美情趣、所赋予的时代精神,息息相关。可以说,思想深度或文化元素在书画作品中的嵌入程度,是衡量大师与大家、大家与名家的上乘标准,亦是考量其作品能否传之后世的不二法门。

与沉醉于线条笔墨运用的大多数书家相比,仇高驰有别于他人之处,就是其书法作品充盈与弥散的哲学思想、审美追求、文化气息和时代精神,用文人书法家来定位他是最恰当不过的。

我认为,文人书法家不是自封的,不是赋予的,他是时间荡涤后历练的。在我的评判天平上,文人书法家有五条参考标准:哲学思想的体现、审美追求的选择、文化观念的阐发、继承创新的延续、自身风格的定位。在这些标准之外,最核心、最根本的是书家自身文化素养的支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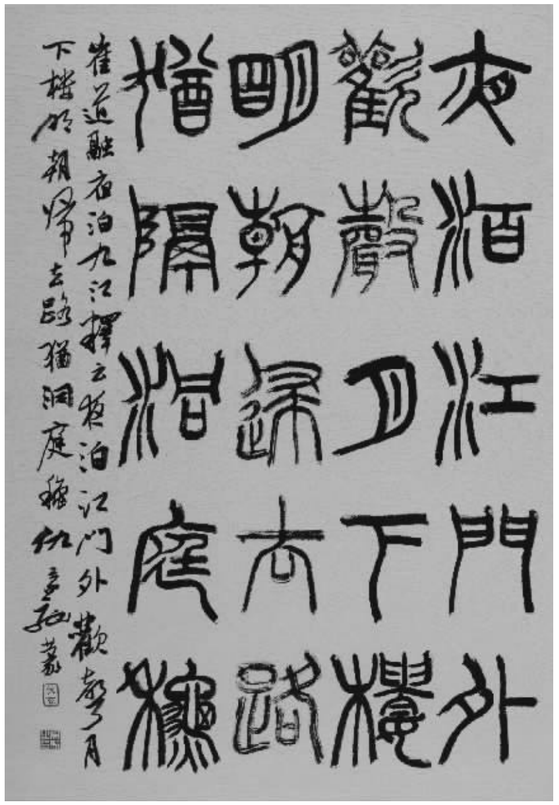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高驰先生相识相交多年,耳闻目睹了高驰书法作品哲学思想的注入、审美追求的选择、文化元素的飞扬、继承创新的探索和作品发展区间的定位。其实,早在我解读高驰之前,已有不少论家给高驰的作品定过位、画过像,有的称其“意境空灵”,有的论其“格调高古”,还有的说其“气韵典雅”。我认为,这些都很不全面。这种解读充其量只是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,只看到了作品给欣赏者的第一印象,没有触及作品的灵魂,没有读懂作品的精神。读懂高驰书法作品的意境和其中蕴涵的精神要义,要从中国文化史的高度去切入和审视。

关于传统文化之于书家的重要性,早有史家发出过慨叹:中国传统文化是书法艺术取之不竭的肥田沃野,想在书法史上留下痕迹的人,必须到这块田野里寻根探宝。在我的印象里,高驰是属于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执著而敬畏的人。高驰对“传统文化的那种温情与敬畏”(钱穆语)时刻伴随他的生活、他的作品创作。

我注意到了,在高驰的书斋里,中国传统文化名著、中外书法绘画史论的名作,占据了他藏书的大多数。高驰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、运用,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,对中外书法绘画论著思想的摄入、试验,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。大部分的时间里,高驰都是游走于经史子集之间,寻觅于书谈画论之源。这也正是高驰的睿智之处,他在广袤的文化田野里汲取了丰富营养,保证了他能够时刻站在文化的大视野里,对书法艺术进行当代扫描和实践。试问:一个只站在书法的山头看书法、写书法的人,他能看到群峰林立?他能看到层林尽染?他能看到作品背后蕴涵的人文气息?就凭这一点,高驰就能在当代书家里卓然而立了。

当然,作为文人书法家,我对高驰书法作品的文化解读,也必须是高标准、高要求、甚至是近乎严苛的。因为,高驰本身就是一本书,高驰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篇文化短章,高驰身上有绝大多数书家所没有的文人潜质。

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、中国传统文化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是高驰的篆书。高驰学篆虽然从清人邓石如入手,但他穿越了两千多年的篆书史河,于篆书的最上游处寻觅风景,这种匠心所在,使他在浏览了历史的沧桑后,把篆书所代表的文化流变史、王朝演进史、社会发展史诠释得一览无余、高潮迭起。试想,站在殷墟的土地上,站在先秦诸子的领地里,触摸“天人合一”的时代,是否是离历史更近了?在先贤们的哲学思想熏陶和文化观念簇拥之下,篆书的历史感、文化感、古朴感、厚重感,不就油然而生了?篆书的思想与灵魂,不就有了本源、继承和归宿了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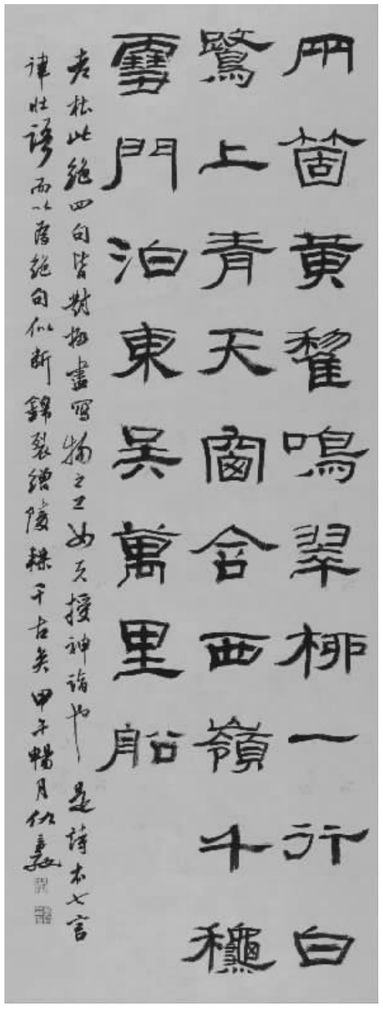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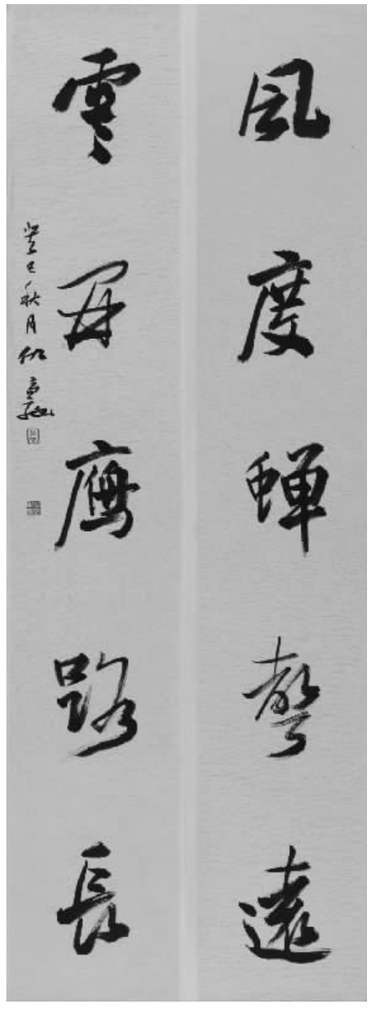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光流到了本世纪之初,高驰以篆书作品问鼎于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桂冠,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这博弈背后的深层涵义,是评委们首先对他古典文化涵养的肯定,其次才是篆书创作本身。评委们读懂了一个文化学者型的仇高驰,一个具备了文人书法家潜质的仇高驰。这种潜质在新近出版的《仇高驰篆书千字文》里再次得到充分的诠释。

最能体现文化观念传承的是高驰的行书。高驰行书张扬的是温情、敬畏、舒展、洒脱的文化理念。在他众多的作品里,我最喜欢他的行书,其成就我认为也最高。

高驰行书的最大特点,是注入了诗人的浪漫与潇洒、词家的豪放与婉约、史家的精细与严谨。比如,他书写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他先从解读苏轼入手,了解苏轼的为人为文为官是他创作之前的必备功课,而且长时间地揣摩、思索、品味。这种工夫是在创作之外的积淀,使他在创作之时,苏轼所处的历史环境、时代背景,跃然纸上;苏轼的思想轨迹、心路历程,贯穿行间;苏轼的诘问、怀想、感叹,于笔墨深处让人身临其境。这种站在苏轼的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所写的作品,复活了苏轼,还原了苏轼。此外,在高驰书写的诸如李白、杜甫诗句等一系列作品中,这样的创作方式俯拾皆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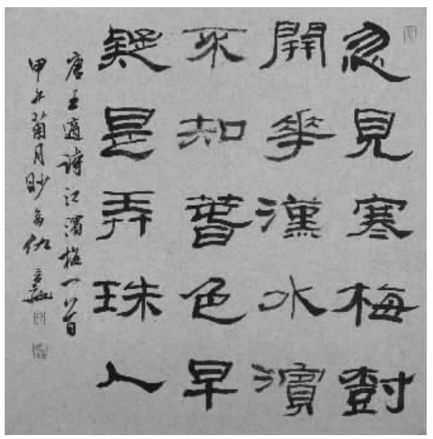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,这种创作手法在当代书法创作实践中,使用者寥寥。不为别的,因为这些作者的知识储备不够,文化涵养不足,使他们在不具备史家眼光的前提下,用可怜的知识与文豪、大家对话,其结果只能是,作品不可能有灵性,不可能有深度,更不可能有文化品位和鉴赏价值。由此,我一直在思考,那些书写古代及现当代名人词句的书家或书法作者,最好是从读点你所写之人的书或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开始,掌握了思想脉络、领会了时代精神后再去创作。否则,你的所谓创作其实是对先贤的一种亵渎。





最能体现审美取向的是高驰的隶书。高驰隶书的美学高度,是王国维“境界说”在当代书法领域的实践范例和优秀代表。高驰的隶书作品与“境界说”的三种境界浑然一体。这种颠倒了时空概念、模糊了历史界限、凸显了人生真谛的审美追求,早已超越了书法本身所包容的文化含量,而为它赋予了鲜活的人文精神,曲折的情感经历,复杂的社会万象。因此,有品位的学者,在审读高驰的隶书时,总能读出其字里行间涌动的人生最初的迷茫、继起的执著和最终的彻悟。在高驰的书法创作之外,他的大量论文、论著以及文学作品亦在阐发和诠释着这种境界。

客观地说,作为文人书法家的仇高驰已站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。在他身边,也有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书家在围绕着、追赶着。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永远也不能登到峰顶,若问原因,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没有文化底蕴的润泽与哺育。

徐州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,两汉文化的发祥地,在这块皇天厚土上,帝王将相,灿若星河,鸿儒大师,不可胜数,仅近现代的书画巨擘,就有张伯英、李可染、刘开渠等走进了艺术史里。仇高驰亦是在这片文化热土上孕育出的文人书家,若高驰能像贝多芬那样,把音乐的元素运用到书法创作之中,使其作品具有音乐的穿透力,再假以时日,他跻身当代书画艺术史的殿堂,绝非出人意表。

无限风光在险峰。高驰先生,继续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,为文人书法家的当代高峰,再造迷人、醉人的风景吧。